十七、被押入獄

日軍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轟炸美國夏威夷珍珠港，因而使美國也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因時間的差距，在中國已是十二月八日了。洪業清晨接到燕大哲學教授張東蓀的電話，告訴他美國與日本已開戰。洪業把洪夫人及露蘭叫醒，佣人說日軍已在燕大校門持槍站崗。

事出倉卒，日軍不知要怎樣處理燕大才好，可是他們急著要把林邁可（邁可・林絲）抓來。林邁可是英國貴族，從一九三七年就在燕大教書，洪業與他晚上常一起坐在壁爐邊抽煙斗，看書、聊天，直到兩人中有一個起來，告辭上床。他的同事不知道他這幾年不斷暗運大批軍火、醫藥、及收音機零件給西山那一邊的共產黨游擊隊。那年夏天他和幫助他的燕大女生，一位國民政府將軍的女兒李效黎剛結了婚。珍珠港事件的消息傳來，美國已不是中立國了，日軍便馬上進入燕大校園到林邁可家找他。但林夫婦消息靈通，幾個小時

之前已駕了司徒雷登的車到西山那邊去了。此後四年中，林夫婦替游擊隊建造了健全的無線電通訊系統。

司徒雷登恰好在天津，日本憲兵跑進他的辦公室翻抄檔案，後來才抓到他關進牢裡。

該晚，日軍圍捕了十二個教授和十一個學生，把他們關在行政大樓過夜，第二天派大卡車來把他們載走了。卡車經過校門時，鳥居龍藏教授穿了隆重的日本和服向卡車上的囚人鞠躬。

那年聖誕節燕大沒有照慣例慶祝，有個在日軍部隊裡地位相當高的有末精三少將，被派向燕大教職員遊說，讓燕大在日本指揮下改組，但教職員自然不聽從。過了數星期後，日軍決定解散燕大，把校園改為日軍醫院。學生中有的回鄉去了，有的上西山參加游擊隊，有的到後方國民政府旗下的區域去，一些教授在四川成都組織了流亡的燕京大學，繼續上課。

聖誕節過後三天，鄧之誠正在洪寓吃早飯，日本憲兵進來把洪業和鄧之誠帶到司徒雷登辦公室裡。他們在等候時，鄧用手指在他的褲管上描了個「囚」字，洪業無言點頭。憲兵回來時，帶了燕大的總務長蔡一諤同來，把他們三人一起領到北京大學文學院行政大樓，即當時日本憲兵司令部。憲兵替他們蓋了手印，把他們口袋的東西都搜出來，東西一一檢查了記下，分別放進信封裡，然後把他們關在地牢裡，在那兒前後一個半月。

洪業眼睛適應了那地方微弱的光線後，看到木板地上鋪了些小蓆子，牢房一角有個木便桶。牢房裡還有另外一個人，個子很大，留了長髯；穿皮靴的憲兵踏著沈重的腳步走遠後，他便挪身過來低聲問：「你是燕大的洪煨蓮教授，是不是？」這人叫杜超杰，據說是蘇聯間諜。數日後，他聽說鄧之誠也被關在裡面，便大笑說：「日本這場仗一定會打輸，儘是些愚蠢的大兵，把學生抓來幹嘛？現在竟然連你和鄧先生兩個老骨董也關起來了，真是笑話！」

每個囚人分配得一條被，一張蓆子，一張用來揩大便的紙，但他們都把紙存起來寫字。憲兵每天早上來搜身，看有沒有鉛筆，火柴、利器、及其他違規的物品，其實他們都有這些東西，分藏在牢房的隙縫裡，因為那時還准他們的家人每天送飯菜和乾淨衣服來，不時暗夾了些小剪刀、鉛筆、香煙等，而且囚人獲准每天去外面倒一次便桶。他們雖用繩子連綁著，但總有辦法互相交換物品。那時最珍貴的物品是水果，有助通便。最寶貴的消息是日本人審問什麼問題，有些人經過審問後便放走了。有些被打得血肉模糊，呻吟著被抬回牢房。

洪業被關了一個星期左右，有個韓國人來把洪業領上樓去，進入一個研究班討論室，現在用來審囚人了，面積大概七英尺寬九英尺長，一頭有個小窗，另一頭是黑板，中間是張橢圓形桌子，桌上有一疊文件，一個戴著軍帽的日本軍官坐那兒讀文件。他見洪業進來便挺直腰坐直，那韓國人走到他身邊一張小凳子上坐下，對洪業用中國話說：

「請向太君鞠躬。」

洪業覺得他快要五十歲的人要向一個二十多歲的大兵行禮是個恥辱，便說：

「我對武力鞠躬。」

那軍官叫韓國人拿張椅子給洪業，洪業便與軍官面對面地坐下去。軍官問洪業他的姓名、歲數、出生地、學歷、為什麼到美國讀書，到過日本幾次，在日本有沒有朋友等等；有時拿了紙來叫洪業把人名地名寫下來，這樣一問一答半個鐘點光景，突然間問題的性質改變了。

「你是不是抗日分子？」

「我是。」（洪業後來才知道，囚人抗日如不明說，就會挨打。）

「你為什麼抗日？」

洪業說：「這問題我有兩個回答的方式。概括地說，我不得不如此，但你要我細說的話，請你給我二十分鐘，不要打岔。」

軍官說他可以有二十分鐘。

洪業正在等待這機會，他腦子裡已預備了一篇講演，內容也有隨機應變加上去的，他說：

我是研究歷史的，小時候在中國讀中國史，後來到外國讀世界史，遠東主要是日本史和韓國史。我得到了一個結論，就是用武力來佔領別的國家，把別國人民當奴隸，鎮壓別國人民的意志，只能暫時收效，因為一定會有反應的，而最後一定得報應，報應來時，壓迫者有時比受害者更慘。

洪業便舉了好幾個例子，西方從亞歷山大講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德王威漢第二。洪業說蒙古人滿洲人佔領中國，都被推翻了，「你看看滿洲人，現在多可憐！」又繼續說：

我不仇視日本人民，其實我很欽佩日本人民，但我反對日本的軍國主義，而太君是這機構的一部分，你們宣傳說因為中國政府腐敗，所以要佔領中國，中國的軍閥是很腐敗的，但國民政府並不腐敗，我不是國民黨員，國民黨有很多作風我都不贊同，但國民黨在你們來之前已開始把中國工業化。

日本軍隊先侵略了滿洲，然後佔據了中國北部，現在居然要與世界各國開戰了，什麼時候終了，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有一天要終了。戰事結束時，日本人民是要受苦的。

我可憐日本人民，因為他們受軍人哄騙了，當他們有一天覺醒時，便會發現所有的宣傳都是假的。你們宣傳說日本的目的是要亞洲各國共同繁榮，這完全是

騙人的話，為什麼知道是假的呢？看看韓國歷史便知道，日本自一八八五年便對韓國有不良企圖，因為韓國人不能保衛自己，中國便和日本打了一仗，那場戰爭日本打贏後，便併吞了韓國，現在韓國人不管願不願意都被征入日本軍隊裡，做卑微的工作，你們要把中國變成第二個韓國。

洪業講到韓國時，那韓國翻譯員熱淚奪眶，日本軍官臉色發白，不等翻譯完就叫韓國人把洪業帶走，說是午飯鐘點到了。

韓國人領洪業下樓時，暗地對他說：「你講得好，希望鼓足勇氣再講下去，我看太君也受感動了。」

洪業回到牢房情緒高昂得吃不下午飯，他低聲告訴杜超杰他被審的經過時，杜說：「好傢伙，日本人吃硬不吃軟，你這樣他們會尊敬你的。」

下午兩點，洪業準備又要繼續演說，當韓國人叫他「對太君鞠躬」時，他又說：「我對武力鞠躬。」沒想到那軍官沈默地凝視了他一會兒，便把軍帽摘下，退到黑板那一頭，用流暢的中國話說：

「我向一個不怕死敢說實話的人鞠躬。」

洪業回憶說：

我忘了我說什麼了，大概說我不知太君會說中國話，他說他在大學學過中文。他只是執行責任，他以後再跟我交談。

那天晚上，軍官來叫洪業到他房裡請他吸煙喝茶，他們聊天聊到深夜，他說他的名字是黑澤，是個少尉，他問洪業對蔣介石有何感想？洪業說他不崇拜蔣介石，但得承認蔣介石是個有道德觀念的人，蔣介石以前是個好煙好酒好賭好嫖的幫派人，可是與宋美齡結婚成了基督徒後，那些都不做了，現在日本人把他製造成英雄，因為日本人費那麼大力氣都抓不到他，他便成了英雄。黑澤聽了也表同意。

洪業受審的經過比較特別，其他燕大教授都被整得相當慘。陸志韋牙齒差不多全被打掉，有的人則被灌水龍軟管。囚人被縛在地上，用水龍管的水往他臉上直灌。囚人臉上眼睛鼻子嘴巴都不斷注滿著水，氣管噎塞掙扎著呼吸，終於暈過去。

洪業在北大文學院行政大樓地牢裡其後的一個多月內沒什麼事。有一次有幾個日本人也被關了進來，他們沒有家人送飯，得吃牢裡難以下肚的食物，中國囚人便分點飯菜給他們。洪業的學生劉子健也有一個短暫的時期被關到洪業和杜超杰的同一個牢房裡，他在時自願替洪業洗衣物。有段時間洪業病得很嚴重，一個早晨憲兵進來時，洪業站不起來，憲

兵帶了個軍醫來看他，並給了他一些阿斯匹靈藥丸。洪業穿了皮外衣躺下來，幾天不吃東西，自己好了。

農曆年元旦前幾天，洪業被領到一個大廳裡，看到另有十個燕大教授也在那兒。他們以為要獲釋了，但有個人拿了手銬來，把他們一對對扣上了，最後一個跟獄吏扣在一起。教授中除鄧之誠、蔡一諤、張東蓀、陸志韋外，還有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新聞系主任劉豁軒，法學院院長陳其田；和三個年輕教授：林嘉通、侯仁之、趙承信。

洪業到此刻一點都不恐懼，可是一看到手銬他便懼怕起來。他暗地祈禱：「神啊，我本來決意不害怕，現在非常羞恥，請祢給我勇氣。」

洪業與張東蓀扣在一起。

張問洪：「這是什麼意思呢？你怕不怕？」

「我剛才很怕，現在不怕了。」

「你不怕那我也不怕。」

洪業引用《論語》一句話說：「德不孤，必有鄰。」

張咧開嘴笑。

憲兵把他們推上一輛卡車，卡車駛過俄國東正教堂進入一所日本軍獄裡。他們不知道到底到了那裡了，但因每四小時可聽到教堂鐘響，估計是在北平東北角。他們又蓋了手印，衣服全被剝了搜身後才准穿衣服，每人分派了個號碼，從此只用號碼不用姓名了，洪業的號碼是五〇六。

頭八天十一人全放在一個大獄房裡，叫他們在蓆子上面壁而坐。在用粗糙的木頭做成的格子門外有衛兵來回巡走著。獄房裡沒有便桶，只有個大臭坑在一角，每天有兩次吃的，總是一小碗混著砂子和灰末的小米飯（砂子為的是幫助通便），一碗煮過日本人殘羹剩菜的鹹水湯，和一杯熱開水。食物是從格子間的空隙傳遞過來的。有時有筷子，有時沒有，迫得他們用手吃，一天只有那兩杯熱開水，喝的刷洗的都是它，很寶貴。洪業喝了那湯只有更渴，常常把湯交換開水來洗手洗臉，不久他們身上都長滿了虱子跳蚤，其癢難忍。

他們不准交談，但大家一有機會便私語，不久便發明了兩套英文密碼互通消息。第一套是用身體各部分代表二十六個字母，大家從眼角可以看到旁邊的人怎樣抓癢，便可傳達消息。那些衛兵看到他們老是抓癢，自己也亂抓起來。第二套密碼靠聲音傳達，第一個英文字母是短短敲一下，第二個字母是長長地敲兩下，如此這般，後來他們各被隔離了就全靠這密碼的音響傳達消息。他們互通信息時，發現陳其田都不參與，就懷疑他有心與日本人合作。

被關在走廊的另一邊的是日本軍人，他們常被獄吏用亂棍打，但吃得很好，有炸肉、炸魚等，香味飄過來，更讓他們餓得要發瘋，他們看見這些軍人每星期都要秤重，就知道

大概這些小伙子犯了軍規被關起來了，可是期滿了還是要回戰場去的。日本軍隊裡紀律嚴厲，地位很低的軍官都可隨便打更低一級軍人的耳光，下級被揍了還要深深地行禮道謝，中國教授看了驚嘆不已。

他們到晚上八點才准躺下，睡時刺目的電燈泡整夜亮著。有一天十一個人中的一個病倒了，告訴衛兵，衛兵說他可以躺下。幾天後，另一個衛兵經過看這人躺下，便用靴子踢他。第一個衛兵就說他病了，衛兵看到張東蓀也躺在地上，便來踢他。張東蓀很受冤枉地說：「我也病了嘛。」引得洪業差不多忍不住笑了出來，那衛兵告訴張他沒病，再踢他一兩腳，命令他坐起來。

其後二十四天，他們每個人都被隔離在一個小牢房裡才知道人被孤獨起來比饑餓、口渴、寒冷、寄生蟲都更可怕。張東蓀是浙江錢塘一個世家裡長大的，從來沒有自己一個人睡過覺。他最受不了這樣日以繼夜的孤獨。他原來是在日本留學的，但恨透了日本人，回中國以後就不說日本話，現在記起來了，用日本話叫衛兵，衛兵不管他，他又叫，衛兵就喝叫：「你要這個要那個的，這是什麼地方？這不是旅館，是監獄，好傢伙！」

張東蓀便用日本話罵他們：「馬屁！驢子！」不但罵衛兵、罵日本政府、還罵天皇，衛兵不能不理他，跑進他牢房裡打他一頓，他便像豬一樣叫，衛兵走了他用頭猛撞石灰牆要自殺，撞得頭破血流。

洪業離張有八九個牢房之遠，但聽到了也心寒，他恐怕自己也要發瘋了，他用雙手把耳朵掩住不聽，頭倚在牆上默默祈禱，對自己說：

「洪煨蓮，你多年來總是抱怨沒有時間，你知不知道現在有的就是時間？要多少時間就有多少時間，你受了那麼多教育，這時間總有辦法打發吧？」

洪業每天用長指甲在牆上做記號以記年日，他想到耶穌在曠野四十天，穆罕默德也單獨過一段時間，馬丁路德為了要沈思躲到一個小鎮去住了一些日子，便決定要把身邊一切摒棄於腦外，專心根據張文理的「生產主義」構想一部烏托邦小說。他把故事擺到一九六五年，推想對日抗戰勝利後國共合作，以生產主義做根基重建中國，將是怎樣個情形。在這烏托邦裡，各政府機構利用代碼系統有效地收集全國人口、就業、生產等資料，讓中國經濟有規則地發展。（我們以當前的眼光看，洪業想像中的代碼系統，預示著電腦的發展，但正因電腦的突進與音訊事業的發達，洪業想像中的那一套我們也用不著了。）他還設計出不少管理政治社會的網絡，為了使這烏托邦小說更有趣味，他編織了一個神祕的愛情故事放進去。

一九四二年三月十四日，這小說的輪廓在洪業腦中已成形時，有一天他小獄室的門被打開，推進一個人來，竟是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洪業與趙討論他的故事，趙則在洪憧憬的新中國中加入宗教的理論基礎。他們兩人無事便暗中以詩詞相和。詩的題材包括在地上

吃飯，晚上做的夢，捉虱子，想念妻兒，獄裡的陽光，小窗外的楊柳枝，聞鐘聲有感，等等，後來趙紫宸出獄後把他一百七十首在獄中作的詩寫下來，以《南冠集》為題出版，其中六十七首或是贈洪業的，或是和洪業的韵的。這些詩也刊登在一九七一年燕大美國校友會辦的《燕大校刊》上。他們兩人一起討論烏托邦，吟詩填詞，幾乎忘記了肉體的苦楚。

趙紫宸與洪業相反，他不吃那與砂土灰塵混合的小米飯，而喝那鹹水湯。有一天他在地上敲了幾下，引起了洪業的注意，洪抬頭看到趙嘻嘻笑著，原來他在湯裡找到一小塊豬肉。趙抓住肉皮上的毛舉起給洪看，洪不禁又一陣心酸，趙太太是有名的廚子，善於做蘇州的精緻點心，而丈夫在此正為一塊帶毛的豬肉而揚揚得意。

和趙紫宸兩人住了十七天後，洪業被從第二十九獄室領出來放進第三十四獄室去，裡面已住了劉豁軒與林嘉通。天氣變暖了，洪業每天更渴，他就乾脆不吃，換取別人一部分的開水。他們饑腸轆轆，腦子老是往吃的方面轉。劉豁軒說能吃到烤乳豬最好了，林嘉通則說他要一品鍋，洪業說他要兩碟生蠔，美國吃法，榨上檸檬汁，蘸蕃茄醬和辣椒末吃，吃完了再來個蜜瓜。他們其中一個說：

「我們現在吃的簡直是豬食。」

洪業打趣說：

「我們不是普通的豬，而是日本天皇的豬。」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兩個衛士就跑進來問：

「誰講話？」洪業說是他。那歲數比較大的衛士說：

「講話就要挨打。」那年輕的衛士竟說：

「他老了不要打他，我替他受打好了。」

於是頭一個衛士就輕輕地打了他兩下，洪業看了很受感動。

有一陣子獄裡鬧麻疹傷寒，趙紫宸差點送了命。便有人到獄裡到處噴一種綠藥粉。洪業因敏感差點幾天不能呼吸。但卻也因為這樣，他們有機會洗了兩次澡，指甲也給剪了，頭剃得光光的。

四月十四號那天，衛士進來用手銬把洪業扣上，用條繩子牽了他到獄外一英里外一個日本軍事法庭受審。問他是不是視日本人為侵略者，為什麼？洪業用他對黑澤同樣的答案回答。又問他為什麼不到重慶抗日？洪業說他太老，不能拿槍桿了。而且他相信消極反抗比積極反抗有效。他愛美國嗎？洪業說他中國美國都愛。他是不是相信日本將會失敗？洪業說他相信戰事不久就要結束，因為一般的日本人民不喜歡戰爭。他又解釋他的政治社會理想。

第二天，他又被牽出去了，他不知道那天天氣熱，穿了皮外衣跟著走，審他的房間裡有個火爐，火焰熊熊，洪業滿身是汗，要求他們把他的繩子手銬暫時解開，讓他好把大衣脫下來，審官說不必，一下就完了。室裡還有個速記員，洪業避免接觸他的眼光，因他覺

得這人充滿仇恨。這人卻突然從桌子對面伸出手來，給洪業一小包日本清涼劑，洪業很感激地望過去，這人眼中洋溢的不是仇恨而是同情，在那一剎那，洪業突然感到他的祈禱就要應驗，他要被釋放了。

他們白天面壁而坐，消遣之一就是當衛兵不注意時轉過頭去看看對面牆上的蜘蛛絲是否改了樣子。一天早上，洪業轉過頭去，看到那汙穢石灰牆上的蜘蛛網形成了很複雜的圖案。

「有個熱帶森林，森林前面是一個男人的上身，他長了鬍子、禿頭，有阿拉伯人那種深邃的眼睛。他兩條手臂左右兩邊伸展著，手背向前，我看到他後面有野獸，那人好像用手擋住不讓野獸出來。我定一定神再看，這次看到這人頭頂上有塊木頭，兩手盡處也是木頭，這豈不是耶穌在十字架上？我再看，竟看到有紅血從那人的心部如細絲地流下來。我驚駭忘形，幾乎暈了過去，恐怕自己真的瘋了，發生幻覺；便決定去調查一下，站起來到獄室角落小便，在那牆壁前經過。近看那圖案見不到了，但血倒是真的，有人在牆上擠死了一個臭蟲，把血往下塗了。我坐下再看，圖案又出現了。我假裝咳嗽吸引劉豁軒的注意，他離我幾尺之遠。我問他從牆上看到什麼東西？他搖搖頭；十點鐘衛士換崗時，我提議和他交換位子，他轉過去一看，不寒而慄。」

「你看到了什麼？」我問他。

他不回答我，只問我知不知道是什麼日子。我說是星期五。他說：

「是耶穌受難節！」

「我晚上常失眠，因為我習慣熄燈睡覺，而那裡的電燈泡整夜照著我的眼睛。在五月十五號那天晚上，我看見電燈泡的燈絲形成個英文字母C，便儘量想一些以C開頭的愉快字眼。以前我做這個遊戲總是想到不愉快的字。如汙蔑、抱怨、咳嗽、麻木不仁等，這晚上卻想到十一個一連串有意義的字。審畢、判無罪、案了結、不再繼續、解放。」

第二天早上，洪業、鄧之誠、和劉豁軒又出庭，那少將告訴他們：

「你們各位雖有抗日思想，但沒妨礙大日本軍隊的行動，調查清楚了，沒有罪名。我現在代表日本軍隊向你們道歉。今天開釋回去，與家人團聚，休養好之後，我們還要你們回來，若肯跟我們合作，將派給你們好差事，接受與否，你們可以自由決定。」

接著把他們帶回獄裡，讓他們把自己的東西帶走，還把捉他們那天自口袋裡取出的東西一一歸還，要他們在信封上簽字說沒有遺失的。最後，還向他們道賀，與他們握手，問他們需不需要交通工具回家？鄧之誠向他們要了黃包車，他們得到家裡新地址才知道燕京校園的房子已不是他們的了。

看起來日本軍覺得讓這批教授死在他們手上沒有什麼好處。其他的教授一個月內也都陸續出獄了。洪業在獄裡消瘦了三十磅，大家都要療養一段時間。陸志韋是被抬出來的，趙承信到了家門口按鈴，家人開門發現他已支持不住倒在地上。有趣的是，十一人裡在獄中最苦的張東蓀，發現他患了多年的慢性潰瘍，竟然在獄中不治而癒了。

洪業傳

·78065·
81.08.1298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八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25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R.O.C.

著　者　陳　毓　賢
發行人　劉　國　瑞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電　　話：3620137・7627429
郵撥電話　6418662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印刷者　雷射彩色印刷公司

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ISBN　957-08-0800-4(平裝)